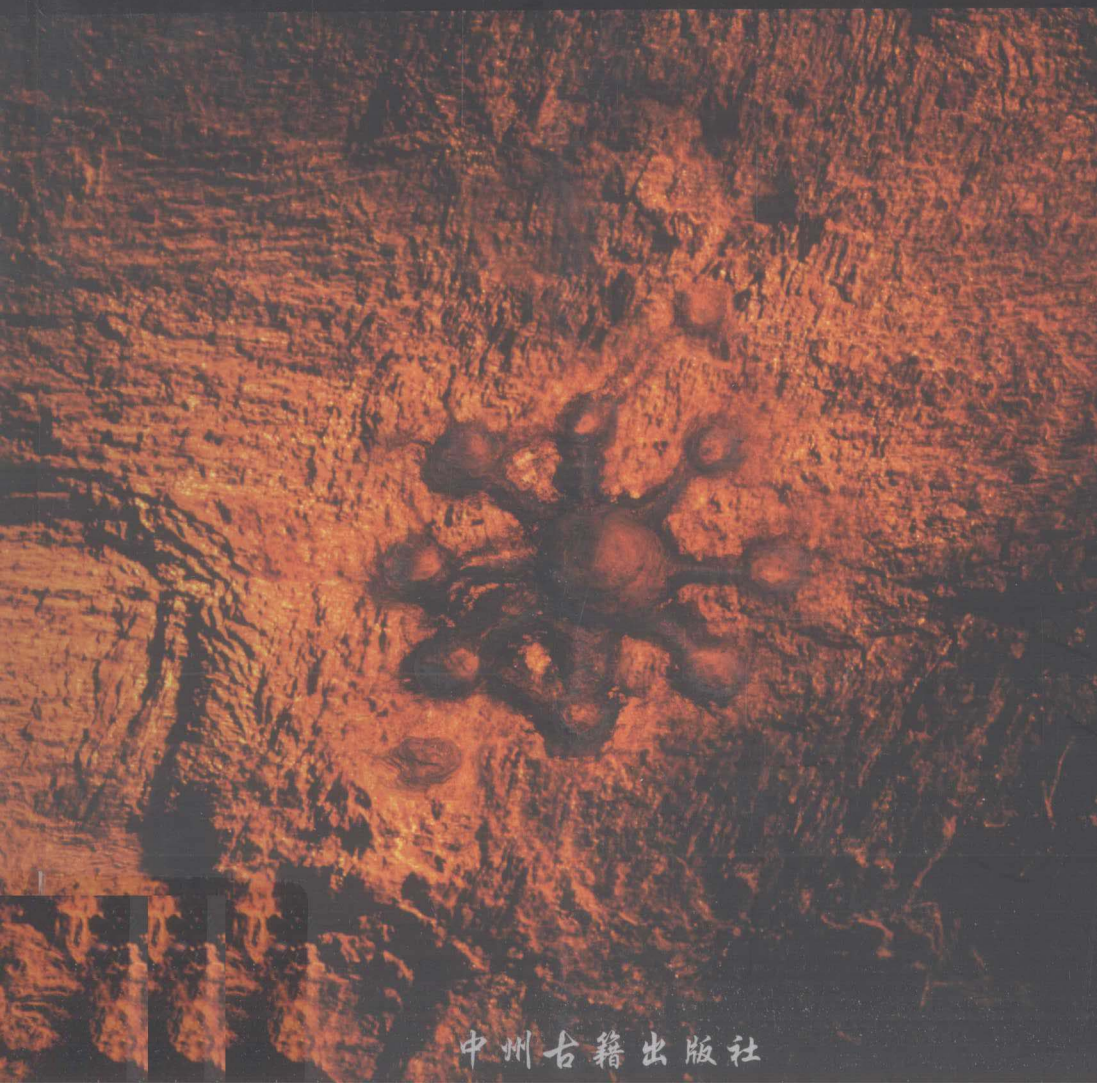


具茨山岩画

ROCK ART OF JUCI MOUNTAIN

刘五一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具茨山岩画

ROCK ART OF JUCI MOUNTAIN

刘五一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具茨山岩画 / 刘五一编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48-3317-5

I. ①具… II. ①刘… III. ①岩画—美术考古—河南省 IV. ①K87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6276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00千字 印数: 1-4000册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封面题字：陈兆复

美术设计：张 杰 刘丽娜

摄影：袁 杰 刘宏民 刘明甫 靳 录
杜平安 牛青山 韩广智 史良健
岳亚阁

拓 片：杜平安

描 图：李 强 刘 爽 刘凯茜 郭 希
朱 含 戴 玥 周永强 阮晋逸
邵 蕊 吴雅莉 王孜琳

序

河南新郑具茨山的岩画，是近年来考古文物界的重要发现之一，已经引起有关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具茨山岩画》一书，是对这项发现迄今最全面翔实的介绍和论述，无疑会博得大家的欢迎。

具茨山岩画的发现，使学术界以及艺术界感到很大的惊奇。这是由几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岩画规模的宏大，其次是岩画年代的古远，再次是岩画的地理位置竟在中国中原的核心区域。

中国岩画虽然只是在近年才为国际岩画研究者所认知，其见于古书记述却是很早的。清代，就有学者做过图像著录，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便收有贵州安顺的红崖石刻。有关历史情况，可看岩画专家陈兆复教授的《中国岩画发现史》。陈先生该书根据当时已知材料，把中国岩画划分为东北、内蒙古地区，宁夏、甘肃、青海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包括港、澳、台）地区等六大地区，然而就是没有中原。流行的观点是，岩画仅存在于我们的周边地区，中原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岩画的。具茨山位于中原的核心，岩画分布广阔，数量众多，经考察研究，其年代上限可溯至史前时期。这怎能不使人们惊异呢？

2009年春，我有幸参加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在那次论坛上，不少位学者就具茨山岩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发言里我曾说，具茨山岩画的发现和确认意义重大深远，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是目前大家都很关切的问题。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当然是有根据的，提法的来源是《史记》。司马迁以黄帝为五帝之首，标示着约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是文明的萌生时期，所谓黄帝为“人文初祖”。文字是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中国如何产生，仍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具茨山岩画所体现的符号性思维，如果同这一地带裴李岗文化的器物符号（舞阳贾湖遗址）联系起来，很可能给文字起源的探讨投下新的光明，对文明起源研究有其裨益。

由此导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特殊地位。许多学者，鉴于虞夏商周历代王朝，其中心都邑皆在中原（广义的），普遍主张中原当即中国首先跨进文明门槛的地区。但是从现今考古学、人类学的知识来看，文明形成应当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例如可能与岩画等符号有关的文明因素文字，怎样在中原出现和进步，十分需要探究。具茨山岩画又与当地其他哪些文化遗存相关，更值得研究。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新郑这个地方在古史中的位置。从地理来讲，新郑恰在中原的核心，当时称作“有熊氏之墟”，是黄帝的都邑，历代相传，并无异说。现在于此地发现有关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正可在古史传说同考古发现之间建立起相连接的链环。大家理解，上古传流下来的古史传说，肯定包含着神话性质的成分，这是世界各个文明古国所共同的，因而作为文明起源时期的一大段古史，不能得到像后来历史时期那样的论证，但绝不能由于这样就加以抹杀。尤其是中国，自古有史官的优良传统，所传流的古史事关国家民族始源，性质重大，不可与民间故事一样视为编造杜撰。请看近年屡有考古发现，其时代、地点、性质每每与古史传说有呼应之处，这难道都是偶然的么？当然，将考古文化与古史直接结合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切忌牵强附会，生搬硬套。虽然如此，这方面的探索仍有必要

进行下去。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讲的“黄帝文化”是指相当传说中黄帝时代的文化，那么具茨山岩画的意义应更会凸显出来。

《具茨山岩画》这本好书，作者是新郑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也是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读者容易从本书看到，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的领导对具茨山岩画的发现和研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刘五一副市长更是始终一贯，他多次来到现场，不辞劳苦，登山越岭，披荆斩棘，为考察队伍做出表率，在组织和引导研究课题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所有读者都会从这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书中认识到，作者不仅是有关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而且实际上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具茨山岩画研究的专家了。我很高兴读到他于本书自序《那两棵树》里所说：“尽管我的专业不是历史，不是考古，但受过严格科研训练的我，有一种敏锐的意识，对于在新郑，在具茨山远古特定的空间、特定的时间里出现的特定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量的神秘的岩画，我感到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去探索。”这是对科学承担的义务，也是对人民怀有的责任心。

李学勤

2010年3月20日

于北京清华园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关于近年考古学、岩画学上一个重大发现的书。由于本书作者亲自参加、组织了这次发现，所以内容翔实全面，并将读者引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中，人从有生命的物质升华到有思维的生物是多么的不容易。当人类对其周围环境第一次有目的进行干预之时，人类就已经根据自己的意识，赋予媒介物以新的形式。在这场人与形式对话的历史中，岩画符号和图形的复杂性，就其所提供的各种组合和记号而言，已经明显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正像本书所介绍的具茨山岩画一样，即使这些作品或类似于作品的创作并非是直线发展的，它们却一直可以作为一种信息、音信甚至于文字的传递的手段，只是这些信息、音信的含义还需要我们经过艰苦的研究罢了。

一

岩画对于符号和图形等形式的创造是非常早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四五万年以前就有符号和图形的创造。而在中国，则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典文献《韩非子》中，有在中原地区创作岩画的记载；在一千五百年前的《水经注》中，也有许多地方提到中原地区的岩画。就拿河南境内来说，《水经注》卷四“河水四”中说河南函谷关（在今河南省新安县）附近，有一座鹿蹄山，山上有鹿蹄印的岩画。^①卷九“沁水”条引《魏土地记》说：“河内郡野王县西七十里沁水。”河内郡

野王县即今河南省沁阳市。书中说沁水经过石门，水西岸有孔山，山上洞窟的石壁上刻有牛马的蹄印。^②这里所说的沁水西岸的孔山不知今名，但可能就在河南的沁水沿岸。虽然书中说这些是“自然成者”，但根据现在学者的研究，蹄印岩刻是全世界岩画中的一种普遍的符号与图形，凿刻的这些蹄印岩画在内蒙古、新疆等北方地区今天仍有发现。

但是，在20世纪中国岩画的再发现中，岩画大都发现在边疆地区，于是中国岩画就被有的人扣上所谓“边缘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帽子。而此次具茨山岩画的发现却正在中原地区，而且是位居中原地区中心的新郑一带。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因此岩画在这里发现，对岩画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方面起着怎样的作用？居于怎样的位置？将会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认识。

具茨山岩画的最大的特点是各种符号和图形，特别是由凹穴组成的符号和图形。凹穴又称小圆穴、杯状穴、凹槽等等。具茨山岩画的凹穴，有圆形的，也有方形的，但绝大多数是圆形的，形状呈半球形，通过敲击而成，在许多国家的岩画中也存在着。在中国，从新疆、内蒙古到东南沿海的连云港、台湾，都发现有这种符号，似乎是岩画艺术的一种普遍形式。凹穴岩画一般浅刻在石头上，有时连成环状，有时排列成行，也常常无序地散置着，像是洒落在天空的星星。在内蒙古海渤湾岩画点，我们发现有一排小圆点，有人认为表现的是天上的银河。但是，就我现在掌握的材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凹穴岩画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以具茨山岩画为最。

二

具茨山岩画数量巨大，先后进行过四次调查，共发现岩画约两千

幅，图形近万个。在这些岩画中，绝大多数是凹穴图形。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岩画，是在欧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以及南美洲发现的线形沟槽和凹穴图形，尤以后者居多；在时间上，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期，而在亚洲甚至可提前到旧石器时代早期。然而，在世界岩画图形中，各个时期都存在有类似凹穴的图形，测定它们的年代尚需要做大量工作。

在亚洲，印度中部的大礼堂洞窟（Auditorium Cave）中发现11幅岩画，其中两幅是从掩盖着阿舍利文化沉积物中挖掘出来的。估计超过了29万年。印度发现的许多凹穴岩画被认为是丰产的象征，也是女性性器的标志。另外的被认为是祭祀时盛祭品的容器，也有当做太阳或星云的符号；还有认为它们只是作为游戏用的。这种游戏是两个以上的对手，用滚球从一个圆穴弹向另一个圆穴。

蒙古国的北方，在德勒格尔—穆连美丽如画的山口，有一个不太高的山岭，崖壁上发现一处特别引人注目的“水道”，它由一连串的凹穴构成，凹穴彼此交叉排列，呈倾斜状，似乎像是小溪或水沟，很早以前它们可能是作为祭祀时奉献牺牲流血的小沟，或者与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有关。

“蹄子”和“凹穴”是德勒格尔——穆连地区两种关键性的图形。蹄子图形被认为是女阴的象征；凹穴这种杯形的凹坑，在古代的东方宗教中，特别是在古代及后来的印度的宗教中，在祭祀的雕像中，大都与崇拜母亲——土地的多产有关，象征整个生命的开始。奥德科拉尼科娃在她的《西伯利亚和北美太平洋岩画》中，曾介绍北美印第安人妇女将生孩子的时候，丈夫要上山刻制环形凹穴，以祈求生育顺利。如此看来，世界许多地区发现的凹穴岩画，是作为生殖崇拜的符号存在的。而在日本和韩国发现的凹穴岩画则被直接称为“性穴”。

在欧洲，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凹穴，也是在该大陆上发现的最

早的岩画图形。在法国弗拉斯（Ferrassie）洞穴中埋葬着一个穴居人的孩子，上面盖着一块石灰石的石板，石板上刻有18个凹穴图案。它是莫斯特时代墓葬的一部分。

波罕斯浪在瑞典的西南海岸，是瑞典最早发现的岩画点，也是北欧最主要的岩画点之一。这里有岩石、森林、湖泊和田地，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成为瑞典最美的风景区。

1991年5月我参观了这里的岩画点。在一个大湖的边上，几乎紧贴着水面，一眼望去，岩画是一些奇妙纷呈的图形，大致可以归纳为13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凹穴。这些凹穴有孤立的，也有联成一片或串成一串的，还有排列成行或靠近其他形象的，它们所表现的内容目前至少已有上百种解释，包括是星星、星座、血滴、盛圣水的杯、一种对生或死或战争的记录、性的征服、道路、月亮和太阳活动的记录或气候变化的预报、女性生殖器等。在一个名叫斯坦巴根的岩画点，有900多个凹穴联成一片，也有个别的小圆穴在人物的两腿之间，有的小圆穴环绕成一个圆形，有的凹穴出现在船只的上面，显然这些都是作为整幅图像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人们偶然也可以在新石器时代巨石墓的拱顶石上发现它，可能这种凹穴岩刻的年代是与墓葬相同的，但绝大多数的凹穴，据瑞典学者的研究则创作于青铜器时代，约为公元前1500~前500年。

在非洲，凹穴图形分布也很广泛，但是除了津巴布韦的一处凹穴岩画，年代大概接近距今6300年外，我们尚不能判断出其他那些凹穴岩画的年代。在大洋洲，一致认为凹穴图形是这个大陆最古老的岩画。特别是在大洋洲北部，凹穴岩画都早于其他岩画出现，并且在近百个岩画点都有发现。尽管不能准确地判断出年代，但通过对马朗基尼（Malangine）洞窟用铀—钍分析覆盖在方解石上的沉积物后，被认为至少也在28000年之前。^③

三

或许合理的解释是：早期的凹穴岩画是我们能寻找到的最符合进化逻辑的范例——最早的岩画应该是简单的。早期的岩画出现了世界性的类似的符号与图形，在形式上又极相似，而且在图形演变中也有类似之处，除了凹穴图案和一些简单的线刻，其他早期的符号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如：圆圈和重叠的圆圈、“三岔曲线”图案（通常被称为“鸟爪印”）、锯齿形和波浪线图案、重叠的弧线以及其他一些错综复杂的图形都是很相似的。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早期几个大洲文化生成是极其类似的，与后来艺术风格上的巨大的差异有明显的不同。

当太阳在天边把投影拉得很长很长的时候，某些岩画点的岩石上就会显示出许多凹坑、圆点、短线和骰子般的符号，其中有些确是人工所凿刻，它们很明显地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或记事的作用。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些简单的抽象标记和符号，其数量要远超过岩画中有关动物和人物的图形；而对它们的解释则又远远超出它们那种简单的形式。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岩画区，一幅岩画上有一个人形，脚旁边有个点。印第安人向导向欧洲人解释说这小点表示“动”的意思，“动脚”就意味着“走路”或“去”。同样，若一个手持弓的人弓旁边有个点则表示在“打猎”。对这个印第安人向导来说，点起动词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具有表意文字的效用。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可以说是简单逻辑的表达，诸多史前部落的视觉交流就是基于这种逻辑进行的。

但是，这些符号的含义是有变化的，任何“标准的”解读都不应该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没有文字的族群的艺术的解读所使用的推理方法，有时会导致泛泛而论的倾向，这种泛泛而论被证明是草率的。因

此，在中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或卡莫尼卡山谷的许多岩画艺术作品中，一个点放在一个人形的两腿中间表示“女性”，而一条短线放在同样的位置表示“男性”。在内格夫沙漠和西奈半岛的岩画中，小点周围有个圆圈表示“井”。还有别的例子，点可能是数字表意文字，表示“一”。一连串的点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们可能表示“演奏音乐”，或者如果这些点的旁边有个跳舞的人，则表示“跳舞”；如果这些点围绕在人形的头部，则表示思维的发散（“想一想”）。可以说，只有进入艺术所属的作品灵魂之中，才能解读画面。这些例子还表明“当我们可以把那些表意文字的种种含义带回到一个共同的根源时，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普遍的模式”：这个凹点尽管完全可以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但它基本上保存了一个行动动词的功能。^④

到20世纪中叶，对史前艺术含义的研究已经不再被西欧所垄断了。1960年，一位原籍中欧的美国人亚历山大·马沙克（Alexander Marshack），发展了一种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数字含义的理论。他考察了在动物形和人形周围很重要的一部分点线的符号，指出其中很多的点和线不是偶然画上去的，许多点和线表示的是日历，是用来量度时间的。

如果说马沙克的一部分解读可能是基于其有趣的直觉的话，那么说他想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找到时间的标记则是太夸张了。想用一种单一的方式，这里是指时间的数字合理化的表达方式，解译一切的倾向是经常会出错的。无论如何，对他的观点，仿效者很多，特别是在美国。一方面，人们有宇宙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将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看做是数字化的，甚至是数字化研究的表示，而这种研究是基于对天穹的观察来量度时间，并预告天文现象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研究古天文学和星象学的学者来说，他们认为史前艺术是对星斗和苍穹解读的视觉表达。^⑤

几乎每一个岩画点都有符号和图形，那些常常布满岩壁的点点、条条、杠杠……由于它们没有具象的图形那么引人注目，没有人物、

动物、狩猎、战斗那么壮观，有时候确实容易被人忽视。但它们为数众多。例如在法国肖韦洞窟里，仅一幅壁画上就有120个红点。这些符号，在20000年里体现了旧石器时代艺术的一个感人的恒定成分。有些符号非常特别，而且更为精致，有条纹的长方形，有三角形、椭圆形、钩形……有时候，它们与图画相伴，有时候它们位于洞口，或者相反，出现在山洞的最深处……学者们相信这些符号是某种交流的开端，或者某种文字的雏形。

中国各地的岩画点几乎都有几何形组成的抽象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为了配合周围的那些具象的图形，其本身只是以抽象的方法表达某种意思，或记载某些事件。原始社会是一个漫长的无文字的历史阶段，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曾使用过许多方法来帮助记事，表达思想和交换看法等，其中图画记事和符号记事在岩画中都很丰富。另外有些符号图形，可能具有文字的意义，或许就是文字的雏形。

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我们发现岩画旁边有西夏文的题记：“文字父母”。那是在磴口县和乌拉特后旗相毗邻的包头格沟的西山顶上，该处黑峰林立，怪石遍地，在一面峭壁上凿刻着两匹相背而立的马，右侧的马背上，附有三个柱状物，左上角题有西夏文一行，翻译成汉文就是“文字父母”的意思。左侧那匹马背上又有西夏文二个，意即“父母”。与此相似，在宁夏贺兰山岩画点中，我们也发现在岩画旁边刻的西夏文题记，意为“文字神文字”。西夏的党项人面对远古时代的岩画，觉得难以理解，他们把岩画当成文字，视若神物，所以写下了“文字神文字”、“文字父母”这样的题记。这些铭文或题记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岩画与文字之间的密切关系。

也是在内蒙古的阴山，我们还发现过一幅人面像岩画，旁边有许多刻画符号，好像是某种记号。这可以解释为是这个神像的名字，也可解释为是对神的祈祷文，或是这幅人面像岩画的题记。这与陶器上的标记很相似。我们可以在陕西半坡出土的陶器上找到这种标记，也

可以在青海乐都和云南洱海的新石器遗址中发现这种陶器上的符号。

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作为次语言符号来进行分类，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或表明制作者的名字（陶匠印记），或作为陶器所有者的记号（物主印记），或者是产地或产窑的名字(注册商标)等等。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岩画上或陶器上的刻画、标记、符号，都与文字的发生有关，或许也都可以与中国古代文字的出现联系起来。^⑥

四

从上面的种种事实我们可以看出，符号和图形是有一种观念系统。它们具有相同的总体外表，但它们的组合似乎每次都不一样。缺少恒定性，没有可以辨认的重复……可以认为所有这些符号和图形并不属于同一个系统。虽然它们与具象图形不同，但可以作为具象图形的补充，来传递信息、音讯，甚至成为创造文字的手段。在具茨山岩画中，符号和图形不仅数量特别巨大，而且有些排列和组合有着一定的规则，有其类型性和恒定性，这就为我们识辨它们提供了可能性，也为文字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

本书对具茨山岩画的环境、岩画的类型和岩画点的分析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具茨山的岩画研究内涵丰富，除岩画外，还包括巨石、祭坛和石构建筑遗址，是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原地区的比较完整的大规模的古代石构遗址群。所以对具茨山岩画的研究，应该和周边的其他古文化遗存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做好其他古文化遗存基础资料的考古调查、整理，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研究具茨山岩画的有利条件。

具茨山岩画地处中原文化的腹心地区，本书叙述了周围众多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古文化遗存，以及诸多先秦文献关于黄帝出生、创业于新郑的记述，和当地很多与黄帝有关的地点、地物、地名等传说。具

茨山岩画的确认填补了以往中国中原地区岩画考古发现的空白，丰富了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内涵，为研究包括传说的黄帝时代在内的中原上古时代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

岩画是人类精神的镜子，是挥之不去的往昔的见证，解开岩画艺术的密码必将厘清人类发展的根。

注释：

①《水经注》卷四《河水四》：“又东北径入邑川城南，即汉封窦门之故邑，川受其名，亦曰窦门城，在函谷关南七里。……其水又迳鹿蹄山西，山石之上，有鹿蹄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刊。”（126页）函谷关，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南北朝）46~47页③4，在今河南省新安县附近。

②《水经注》卷九沁水条：“沁水迳石门也，谓之沁口。《魏土地记》曰：河内郡野王县西七十里沁水……水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开，穴内石上，有牛辙马迹，《耆旧传》云：自然成者〔著〕非人功所就也。”（310页）河内郡野王县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南北朝）46~47页②4，在今河南省沁阳市。

③罗伯特·贝纳里克（Robert Bednarik）：《岩画研究》（Rock Art Research），2004，第136~138页。

④埃马努埃尔·阿纳蒂（Emmanuel Anati）：《艺术的起源》，刘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55~356页。

⑤埃马努埃尔·阿纳蒂（Emmanuel Anati）：《艺术的起源》，刘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1页。

⑥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15~322页。

陈兆复

2010年3月12日

自序

那两棵树

具茨山东脉的苗家岭上有两棵树，一棵是雪松，位于东经 $113^{\circ} 35' 040''$ ，北纬 $34^{\circ} 19' 533''$ ；一棵是五角枫，位于东经 $113^{\circ} 35' 040''$ ，北纬 $34^{\circ} 19' 534''$ 。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并不显眼，但我却时刻牵挂着……

2009年3月9日，郑州市博士联谊会和新郑市绿化委员会联合开展共建博士生态林活动，作为博士联谊会会长的我有幸亲植这两棵树。于是此后，每月甚至每周一旦有时间和机会，我都抽空去看上一眼，除草、浇水，有时坐在两棵树中间稍事休憩，仿佛就是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站在山巅树侧，览胜休闲，阅不尽郑尧高速川流不息的车流，看不完具茨山的清幽的五彩，掩不住岁月流逝的沧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自2003年4月任新郑市副市长，兼任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尽管省人大代表、郑州市政协常委、博士联谊会会长等头衔连连加冕，但五脏六腑总是梦绕着山上的峦石、山间的清泉，还有散落其中极具神秘色彩的岩画。从一个只知道新郑黄帝故里、郑韩大地的小官员，到为黄帝文化奔走呼号、孜孜以求者，一幕幕都显出那样的清新自然，余秋雨、李学勤、朱海、王立群、于丹、马东、撒贝宁……成了绵绵的情结。无闲就发个短消息以问候，有暇则畅聊古今以慰藉。特别是历经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之后，不是新郑人的我钟爱上了这片热地，追寻着先人的印迹。2008年10月至今，已逾四百余日，具茨山岩画终于引起了世人关注，成了人们话题的焦点。从国内，在北大、在银川、在巴彦淖尔、在峰回路转的山间，至国外，远在美国的